



78年前的忻口战役，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初次携手血战21天，令板垣师团寸步难进——最激烈一天 平均一小时 牺牲一个团

本报记者 程绩

忻口战役遗址位于忻州以北25公里处，近百里孤山，杂草漫山遍野，当地人讲，“每年雨季，地上都会裸露出弹片和白骨”，这是78年前战争的遗迹。

83岁的李文柱是忻口村人，从1997年至今，他每天都要到战役纪念碑前，义务为参观者讲解忻口战役，“这里地下还埋着近万名烈士的尸骨，我愿意一辈子做他们的守墓人。”

忻口战役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役，历时21天，参加作战的部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游击战、阵地战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让日军板垣师团顿足于忻口21天寸步难进，自己也付出了伤亡10万余的巨大代价。

世纪回首 忘不了那一场战斗

在山西忻州市忻府区忻口村，修建有忻口战役纪念馆，纪念馆上的碑文记录了毛泽东对忻口战役中牺牲的中国军人的评价，“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村中开阔的田野上，还有一座12.6米高的石碑，上书“1937年忻口战役南怀化保卫战英烈纪念碑”，这是33岁的村主任赵伟在2012年个人出资修建的。

“尽管过去了78年，但是我们忻口村人不会忘记这场战斗和在这里牺牲的中国军人。”赵伟说。

距离忻口村30公里处，有一块山地，没有耕地，没有植被，黄土裸露的大地沟壑一望无际，当地老人讲，近百年来这里都是这样。这片无名山地，在70多年前有另一个名称——“忻口战役204高地”。这里曾是战斗最惨烈的地方，一夜易手13次，也是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将军的殉国处。

今天，通往204高地的道路已毁，车辆无法通行，少有人迹。但是每年清明，不少当地百姓仍会走几十里山路来到这里，敬三炷香、撒一杯酒，“每年都会看到新露出来的子弹头和人骨。”忻口村村民赵建国说，他的父亲在战争中加入八路军，后来被日军杀害，家里的6个亲人在忻口战役后被日军屠杀。

下了山坡，再拐进忻口村北的后沟，一直到红崖湾，这里保存有抗战时修筑的50余孔窑洞。忻口战役发生前后，这里被当作守军的指挥所、储放军火库、安置伤员和隐蔽战马之处，每孔窑洞深及20米，宽约3米，目前除部分窑洞坍塌外，大多保存完整。其中第9号窑洞为国民党将领陈长捷的指挥所，最北端两个窑洞刻有编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曾在这里指挥作战。

记者采访中发现，目前包括忻口战役遗址在内的众多山西省抗战文化遗产都正在修缮中，未

忻口战役阵亡战将



郝梦龄(1898—1937)

河北藁城庄合村人，陆军上将、第九军军长，抗日战争时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他是抗战爆发后阵亡的第一位国军军长。忻口决战前夕，郝梦龄给妻子写信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在忻口阵地郝梦龄对士兵们讲话：“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937年10月16日凌晨2时向日军占领的忻口以北南怀化阵地发起反攻，郝梦龄带头穿过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9岁。



刘家麒(1894—1937)

1937年夏，刘家麒正在陆军大学学习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多次向校方申请上阵杀敌。同年9月，从陆大毕业，被任命为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立即率部奔赴山西忻口前线，奉令担任中央兵团南怀化东北高地中央地区主阵地的布防任务和占领云中河北岸下王庄前进阵地的任务。10月中旬，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开始向忻口进攻，南怀化主阵地首当其冲。面对密集的日军步兵冲锋集团和猛烈的炮火，沉着应战，大胆指挥，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不久，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为夺回主阵地，亲率所部发起攻击，连克数个山头，重创敌军。在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姜玉贞(1894—1937)

晋绥军第一九六旅旅长，1937年9月29日越口被敌攻陷后，平型关撤守，姜玉贞奉命死守原平，时限7日。10月1日，日军由代县南下包围原平，双方在城外展开激战。在兵力和武器极端悬殊情况下，姜玉贞部遭重大伤亡。奋战7日后，又奉命死守3日。

他说：“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由于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伤亡惨重。日军趁机关突入原平。姜玉贞率残部与敌人在城内临街对峙，展开巷战，肉搏厮杀。经10个日夜完成守城任务后，姜玉贞率部于11日拂晓向城南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4岁。



■ 1937年，中国军队在山西忻口会战中，紧急奔赴阵地杀敌

国共合作 共筑50里河谷防线

忻口战役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山西省著名抗战学者高凤山介绍，平型关大捷之后，中国守军后路被断，为免遭包围，中国军队放弃平型关。日军连续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直接威胁阎锡山的太原大本营。在太原以北，就只剩下了忻口这个最后的屏障。

忻口位于忻定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在这个峡谷川道中凸起一条不太高、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3公里的山岭，形成易守难攻的关口。战时，它是日军进入晋中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阻击日军最理想的防御阵地。

1937年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仍盼策励各军，继续杀敌，以争最后胜利。”当天，卫立煌率领第十四集团军奉命增援山西战场。卫立煌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忻口战场。

当时中日两军的实力对比是，中国参战的有6个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0万余众，飞机30架。日军共7万余人，动用坦克150辆、大炮350门、飞机300架。

尽管中国军队人数占优，但当时国内对于山西战场的情绪一片悲观，“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抗战学者王奇生说。

忻口守得住吗？守不住也要守！大白水村在忻口西北，当时在此驻防的八十三师战地工作队队员王用中回忆，民房外墙贴的标语上写着：“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

10月6日，毛泽东电令八路军将士配合山西正面战场。为了显示诚意，阎锡山也特地将晋绥军10个团的兵力，交由八路军统一指挥。杨永松所在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奉命从五台县豆村南下，支援忻口战场。

与此同时，在日军板垣师团抵达忻口之前，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在忻口以北集结完毕，晋绥军主力也都按时抵达指定区域。20万中央军、晋

选自《同盟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图志》(杨克林、曹红 编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版)

绥军和八路军，初次携手迎敌。在云中山和五台山之间的云中河谷，中国军队组成了一条50里长的防线。

“有日本人就没有咱们，有咱们就没有日本人”。

10月11日，日军占领原平后南下，沿同蒲路左侧向忻口猛攻，忻口危在旦夕。

“整个山西战场，数南怀化村打得最激烈”，李文柱告诉记者。

南怀化村后来改名河南村，处原平与忻府区交界之地，与忻口村隔山而居，忻口战役的主战场204高地就在这里。

在《忻口会战纪念馆》的祭文《忻口抗战记》里记载着：“我全体将士誓以血肉筑长城，连战连捷，屡挫敌锐。尤以204高地战斗最为惨烈，一昼夜间敌我互易阵地达13次之多。”

204高地当地人叫龙脑，驱车前往，仅行半程

就无法通过，只能徒步，当地人讲，因为地理条件太差，开发难度大，这里七十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沿途依然可以看到明长城的烽火台，途中经过一座土墙，斜倚着一扇废弃的木门，木门上密密麻麻都是小孔，附近老乡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当年打鬼子留下来的弹痕。”

在忻口村，忻口战役的故事人尽皆知，有的还被改编成童谣代代相传，村民赵和静今年56岁，他说，“我爷爷从小就告诉我‘南军’打鬼子的故事”，部分忻口人习惯把战时的中国军队称为南军，他们认为这是卫立煌从南方带来的部队。

“白天，鬼子飞机大炮压上来，抢回阵地；晚上，南军再把阵地抢回来。战斗十分惨烈，南军一个团的战士阵亡了，再上一个团。战士与日本鬼子展开肉搏战。双方的炮弹炮弹覆盖阵地，人打没了，再派一个团冲。那10个小时，上了阵地的兵没有一个活着下了战场。”

根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少将研究员刘岩撰写的《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忻口会战》，10月11

日，日军第五师团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立体”密集火网，倾全力向忻口主阵地猛攻。面对强敌，中国守军宁死不退，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战况异常惨烈，敌我双方损失惨重，阵地前布满了尸体。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主力又在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争夺战，一昼夜阵地13次易手，第九军在第7次夺得204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百余人。

可歌可泣 将不畏死士无贪生

时至今日，河南村仍是一个不足800人的小村庄，依山傍水，靠天吃饭，全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忻口战役后日军曾在这里进行过屠杀，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记者，“打鬼子的时候，村里有204户1020人，除逃出村避难的254人外都被杀光，100多户被杀绝。”78年过去，南怀化村村民代代繁衍，却从未达到战时的千余人口。

忻口文史办“忻口会战战史专家”胡全福，编写过《忻口战役亲历记》，书中对忻口战役参战部队、战争进行过程、100余次战斗，以及战斗的惨烈程度做了翔实的记载，“我要用史笔，将忻口战役完整地写出来，让人们重温这段历史。”胡全福说，忻口战役最让他感动的，是郝梦龄将军的遗言，“将不畏死，士无贪生！”

忻口战役战斗最激烈的一天，从拂晓至黄昏，中国军队损失了11个团，平均一个小时牺牲一个团。

周锡奎是国民革命军第61军72师217旅434团的一名班长，当时他在邻近忻口的繁峙县鹞子涧与日军展开厮杀。几天时间，434团包括团长在内的1000多人相继阵亡，活下来的不足百人。

记者在鹞子涧找到了全村年纪最大的一位85岁的老人，他隐约记得这件事。1937年，他8岁，见过他的哥哥、父亲们去收拾那些尸体，埋在一个大沟里。

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到处都是燃烧弹引发的熊熊大火。后来有亲历者提到燃烧弹的厉害：“把你整个人都要烧光，有的战友穿两套军衣，烧得一塌糊涂。那是山区，没有水，你要灭火就只能在地上打滚，火灭了，不过全身都是泡。”

忻口村村民告诉记者一件事：1970年，山西大旱，关子村村民们引穿村而过的云中河水上山，因为水管漏水，无意间把山上的黄土冲出深沟，冲开的土地里全是白骨，一层一层的，“那场面让人震撼，亲眼看到，会让你觉着中国人打日本鬼子特有骨气。”

从1937年10月13日到11月2日，包括八路军在内的中国军队在忻口战役中坚守阵地长达20多天，有力阻击了日军的南进计划，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装备。以伤亡10万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余人，创华北战场歼敌之最新纪录。11月2日，因为东线娘子关失守，日军迫进太原，北线死守已无必要，中国守军撤出忻口阵地，11月9日，太原沦陷。



■ 李文柱在讲解忻口战役 程绩 摄

忻口战役遗址纪念碑前，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个年迈老头。有时，他在那里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学生讲述战争历史。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擦拭着纪念碑的碑文。

他叫李文柱，在当地，大家都叫他“守碑老汉”。

李文柱是忻口村人，家里距离忻口战役纪念馆3公里，每天他都步行往返，逢年过节也从不间断。

李文柱今年83岁，满头白发，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一撮雪白的山羊小胡须。

忻口战役时，他仅有5岁，开战前，听说日

烈士遗骸至今犹存 老人记得子弹气味

在毁损。我们希望这个遗址的产权能归还回来，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忻口战役纪念馆，划定遗址保护区，让世人认识了解日军的侵华暴行。”这是守陵人老李最大的心愿。不仅是李文柱，采访忻口村的老人，听他们讲自己童年的故事，他们看上去已经鬓斑斑、耳背、说话不清楚，但谈起抗战，还记得子弹的气味，还记得离开家时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历史，不应该被深藏在深山窑洞中。

在忻口采访颇为不易，车沿着陡而窄的坡道艰难上行，松软的黄土扬起高高的尘，路旁土崖上灌木横生，也正因此如此，78年前的战争遗迹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最珍贵的就是50多孔窑洞，分布在远离公路的山坳中，李文柱介绍，这些窑洞的产权归国家物资总局太原储运公司，多年来保护受到限制，存

在毁损。我们希望这个遗址的产权能归还回来，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忻口战役纪念馆，划定遗址保护区，让世人认识了解日军的侵华暴行。”这是守陵人老李最大的心愿。不仅是李文柱，采访忻口村的老人，听他们讲自己童年的故事，他们看上去已经鬓斑斑、耳背、说话不清楚，但谈起抗战，还记得子弹的气味，还记得离开家时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历史，不应该被深藏在深山窑洞中。

■ 布满弹痕的门板 程绩 摄



赵崇德(1914—193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同年10月初，率部随一二九师先头部队七六九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当时忻口会战正激烈进行，日军飞机猖狂至极，遂与两位营长随团长陈锡联化装成老百姓侦察敌情，根据所得敌情，决定夜袭阳明堡敌机场，并由所在营担任主攻任务。10月19日夜，率部渡过漳沁河，分兵急奔机场，战斗随即展开。经1小时激战，共炸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激战即将结束之际，赵崇德中弹牺牲。时年23岁。